

戏曲剧目选

送猪記 两壠地
心 事

7
1965

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

1965年9月

送 猪 記

編 劇： 李万荣

人 物：方老汉——五十二岁，五好社员

方 妻——五十一岁，其妻。

小 红——十一岁，少先队员。

地 点：方老汉的院子里。

时 间：初秋的傍晚。

布 景：一个院落，天幕前正中设一个影壁墙，中心构有丰收组画或剪纸图案，影壁左右各有一道矮墙通向条幕里，大门虚设在影壁的后面。舞台左方是住屋，右方是猪栏，都是虚拟的。影壁前设一石桌，石桌两边有小凳子。右墙片上爬上了几棵葫芦秧，左墙片前（即屋门近处）有一棵石榴树，结实累累，已是初秋时节了

〔幕启时，方妻正在院内喂鸡。内喊：“方大娘在家吗？”

方 妻：谁呀？

〔内声：“我呀！”

方 妻：柱子啊，啥事呀？

〔内声：“俺大兄弟寄钱来啦！”

方 妻：寄钱来啦？那可好啦！（下坊接信和钱）他哥，你不家来坐会儿呀

〔内声：“不啦！”

方 妻：你家来歇一会儿呀！

〔内声：“不啦！”

方 妻：你看看……这又麻烦你啦！（进家，喜悦地）

（唱）糖里调蜜甜上甜，

锦上添花花更鲜。

麦收后分的有现款，

俺大儿又寄来十五元。

不愁吃来不愁穿，（笑）

小日子过的真舒坦。

麦收后分了些余粮款，这不是，俺那大小子又从部队上寄了钱来啦。俺二妮眼下就要结婚啦，虽说是应该新事新办，不能铺张浪费，可也得给她裁两件可心的衣裳啊！打发她高高兴兴的出门子，也去掉我这当娘的一桩心事。对！我再把它攒起来。（进屋）

〔幕后远远传来开山炮声。“猪跑了！”“截住！”……方妻急出屋。

方 妻：外边咋咋呼呼地，啥事啊！噢，开山炮响八成散了工啦。

（唱）日落西山天色晚，

老头子卖猪快回还，

哟，我还没做饭咧！

我这里急忙去做饭，（进饭屋）

〔方老汉气喘喘地上。

方老汉：（唱）为赶猪忙活了大半天。

（喊）她娘！妮她娘！（放下外衣和烟袋，拭汗）

方 妻：（上）你回来啦！这是干啥活来，看把你累的这个样子！哎哟，刚穿上的新褂子，又上哪里钻游去啦，你看看弄的这身土！

方老汉：赶猪哩。

方 妻：哼，盆里罐里都少不了你。

方老汉：猪跑了还能看着不管吗？

方 妻：哪里的猪呀？

方老汉：采购站上的。正往火车站上送，走到咱村头上，开山炮一响，轰的一声就惊炸了群啦。

方 妻：都赶回来了吗？

方老汉：嗯，去的人不少，连红领巾都出动了。

方 妻：噢，怪不得刚才咋咋呼呼的，还是这么回事啊！

方老汉：哎，妮娃娃，饭做好了没有？吃了饭还有事哩。

方 妻：你是裁缝掉了剪子，光剩吃（尺）啦！我问你咱给队里喂的那头猪卖了吗？

方老汉：卖啦。不卖啦还能往火车站上送吗？

方 妻：卖了多少钱？

方老汉：不赖，过了一百六十斤，四毛五一斤，四的四，四六二十四，一共七十来块钱。

方 妻：这又是你的一功噢！

方老汉：在咱家代养了半年多，你也操了不少的心啊。

方 妻：刚才王会计说，叫你回来赶快把钱送到队里去，正等钱买化肥哩！

方老汉：啊，他催来吗？还得快送去哩！

方 妻：你吃了饭再去呀！

方老汉：那还行，八成人家等着走。

方 妻：那好。她爹，你猜咱做的什么饭？

方老汉：啥饭？

方 妻：荷包鸡蛋下挂面噢！……快回来！（下）

方老汉：慢不了！（拿起外衣一掏）哎，钱呢？（再掏）坏啦！

（唱）左边找，右边掏，
掏罢怀，再摸腰，
坏了坏了真坏了，
不见钱，不见包，
这回可真糟了糕。
她娘！她娘！

方 妻：（上）哎哟，你怎么还没去？在家里磨蹭个 啊？

方老汉：快给我拿手电筒来！

方 妻：要那干啥？

方老汉：咳，掉啦！

方 妻：掉啦？这不是在石桌上吗！

方老汉：啥？

方 妻：烟袋啊！

方老汉：不是烟袋，是钱！

方 妻：（惊）钱，什么钱？

方老汉：卖猪的钱！

方 妻：（惊）啊，你放到哪里啦？

方老汉：掖到口袋里啦！

方 妻：你没掏掏吗？

方老汉：早掏了六十遍啦！

方 妻：再掏掏呀！（帮汉掏口袋）

（ 4 ）

方老汉：别再掏啦，连发票都掉啦。

方 妻：（焦急地）我说你这个老头子，你小啊，你迷啦，你管着干啥来。

方老汉：你咋呼啥？

方 妻：你怎么不好好掖起来呢？

方老汉：掖好啦。（想）一定是赶猪的时候“敦打”掉啦！

方 妻：队里正等着买化肥，我看你怎么办吧。

方老汉：你埋怨啥！（欲进屋）

方 妻：你上屋里干啥去？

方老汉：你别管！（急进屋。方妻误会老汉拿钱，追，方老汉持手电筒上，二人碰了个满怀）

方 妻：她爹，你拿的啥？

方老汉：（示手电筒）呢！（急下）

方 妻：妮她爹！

（唱）老头子是个管事宽，
什么事都往头里钻，
你工作积极俺欢喜，
可不该掉了卖猪钱。
队里买肥正等款，
火烧眉毛在眼前，
把钱掉了这可怎么办呢？这……

（唱）埋天怨地也无用，
我也帮他去找钱。

〔妻提灯下。少顷，汉持手电筒上。〕

方老汉：（唱）山前山后都找遍，
找不着猪钱急煞俺。

现如今七亩谷子沒追肥，
八亩玉米沒上完，
我不能看着庄稼遭減产，
我不能看着大伙把愁添，
我自己掉了自己扭，
回家去想办法还上錢。

錢是掉啦，队里正等着买化肥，得和妮她娘商量商这是生
量，把錢还上。妮她娘！妮她娘！噢，我的气躲出去啦！
（看见墙边的麦稻草）哎！

（唱）麦收后分的有现款，

信用部还有我存款十二元。

这才四十多块钱，不够啊。（见信）

我听说大小子寄来十五块，（看信后算数）

加起来还不够。哎！（思索，石碰脚，汉又把石块抛向鸡
窝，鸡惊叫）

对！

（唱）妮她娘勤勤俭俭有积攒，

还有卖的鸡蛋錢。

好啦！凑合在一块就差不多啦！找找去。（进屋）

方 妻：（提灯上）唉，錢是找不到啦！

（唱）掉了錢再找难，

怕的是一去无有还。

转身我把门来关

（欲关门猛然一物钻进门来，吓了一跳）

这是进来个啥东西？（提灯一看）猪！这是谁家的猪啊？

（仔细看）这不是俺给队里喂的那头花肥猪吗？黑肚子，白嘴，花脖子，不错，正是俺给队里喂的那头肥猪。老头子不是把你卖啦，你怎么又跑回来啦？（一想）噢，噢——

（接唱）

是不是你听说老伴丢了钱，

跑回家来帮助俺？

小花啊，你来的可正是那时候哟！离家大半天啦，餓了吧？咗咗……（把猪唤进栏内喂食）

（唱）花猪恋圈跑回家园，

我好象吃了个宽心丸；

羊毛出在羊身上，

有了猪哪怕没有钱？

（将栏门关上，一想）我这样的想法能行吗？

（唱）关上猪我的心里直扑腾，

方老汉：（数着钱由屋里走出）

（唱）拿了钱我的心里真不安。

方 妻：（唱）我害怕老头子知道了把脸变，

方老汉：（唱）我担心妮她娘难舍这笔钱。

方 妻：（唱）我要慢慢把他劝，

方老汉：（唱）我要好好作动员。（看见有人）谁啊？

方 妻：我……（进前二人对视）

方老汉：妮她娘，是你呀？

方 妻：这不是她爹吗？（二人同笑）

方老汉：看把你喜的！

方 妻：看把你美的！（二人笑）

方老汉：你看见啦？

方 妻：沒看見我就喜嗎？

方老汉：你愿意啦？

方 妻：我愿意，就怕你不愿意啦！

方老汉：（高兴地）好，她娘，我真赞成你。

（唱）你的想法真不离，
称得起是个老积极。

〔妻夹白：“积极？”

方老汉：（唱）这件事情传出去，
队里保险表扬你。

〔妻夹白：“表扬我？”

方老汉：（唱）你一心一意顾集体，
值得大伙来学习。

方 妻：她爹，咱办这种事还值得学习？

方老汉：不用说别人，就是我老头子，也得好好向你学习。

方 妻：老头子，你不是挖苦我吧？

方老汉：这是啥话？我是从心眼里赞成你。

方 妻：这就对啦。她爹，你说咱咋着办吧？

方老汉：我这就送了去。

方 妻：啊？（误会老汉赶猪，急护栏门，汉向大门口走去，
妻阻拦）哎，你送啥去？

方老汉：送钱去呀！

方 妻：钱！你找到啦？

方老汉：怎么没找到！（二人笑）

方 妻：在哪里找到的？

方老汉：在你那枕头里。

方 妻：啊！是我的钱？

方老汉：不是你的錢还表扬你。哈哈！（下）

方 妻：（进屋拿枕头急上）妮她爹！妮她爹！一个也沒剩，连老本都给我端啦。

（唱）老头子他真不善，
半年的积攒一锅端，
这是俺辛勤劳动换，
省吃俭用攒的錢，
俺大几千里遙远把錢寄，
你不该一个不剩都拿干，
——真是急煞俺。

这是少吗？六七十块啊！俺攒这些錢可是容易吗？

（接唱）

眼下二妮要结婚，
再上哪里去弄錢？
我有心追他把錢要，
不交錢队里买肥也是作难。

咱掉的錢不还上，也不是个事啊，要还上吧，俺二妮她……可待怎么办呢？这不是愁煞人吗？唉！（猪拱栏门，喜）
噯，我怎么这么糊涂呢？

（唱）你愁的什么愁来怨的什么怨，
急的什么急来烦的什么烦。
老头子放走个金翅鸟，
天上掉下个凤凰蛋，
一个萝卜一个窝，
拔株大葱种上头蒜，
这不能算是把光沾。

俺掉了猪钱，这猪它又跑回来啦，这可真是那一锄顶一棒的事噢！（内心又矛盾地）哎，俺老头子他可是个老倔强，老积极呀！还是个五好社员。他常说：咱是老贫农，办什么事都得那个……哟！我要办这个事他能同意吗？再说，咱也不是昧人家东西的那种人，公家的一棵葱一头蒜咱也没沾过，咱能昧下人家这头猪吗？不行，得给人家送回去！（把猪从栏内唤出，欲往外赶，忽又转念）还不行哩！眼下俺二妮可要结婚啦，谁不知道俺老头子疼闺女啊！结婚没钱怎么能行？我就不信俺老头子他……再说，这猪是它自己跑回来的，国家丢头猪还不是黄牛身上掉根毛吗？等他回来，我和他商量商量，他要有这个意思呢，就这么办；他要没这个意思呢，俺就把这猪给人家送回去！这个猪——噢！跑哪去啦？（找）啊，你这个畜牲，怎么钻到饭屋里去啦？快给我出来！咗咗……

〔内声：“妮她娘！”〕

方 妻：啊？俺老头子来啦，来的正好啊！

方老汉：（上）你见来吗？

方 妻：什么？

方老汉：采购站收购的猪！

方 妻：唔……

方老汉：还是刚才炸群跑的，到这会儿还有一头没找到哩！

方 妻：看你这个急样，还有找不着的？

方老汉：咳！村前村后都找遍啦！

方 妻：她爹，我给你说……

方老汉：你别说啦，这知不道叫谁给昧下啦！

方 妻：（试探地）她爹，那猪已经卖给国家啦，它跑了就跑

了咱，你着什么急啊。

方老汉：不急？你这是说的啥话呀。

（唱）国家的你就不着急。

你这个思想有问题。

鱼靠水，水养鱼，

有国家才能有自己。

都要把国家的东西来偷取，

社会主义建设岂不受损失？

方 妻：那猪要是它自己跑到人家家里去，可不能算偷吧？

方老汉：不算偷？

（唱）要是私自把猪昧，

他比偷猪更气人，

我要是一把逮住他……（情不自禁地抓住妻）

方 妻：你朝着我撒什么恶气呀，你逮住他还能怎么着人家？

方老汉：（唱）把他送到大队部，

又批评，又辩论，

大字报贴上他家门，

我看他丢人不丢人？

方 妻：啊，糟啦！

方老汉：什么糟啦？

方 妻：我那个想法……

方老汉：怎么？你还有个想法？你想——

方 妻：我想——噢，我是想，谁想昧下人家那猪，叫人家查出来，不就糟了吗？

方老汉：你没见？

方 妻：见！……噢，没——见。

方老汉：你这个人是怎么啦？又是见啦又是没见，你到底见了没有？

方 妻：我……

方老汉：啊？（目视妻）

方 妻：你不认识我吗？你老是看我干啥？

方老汉：哎！（唱）

姘她娘说话叫人疑，

莫非她把猪藏家里？

方 妻：（唱）老头子紧紧把我问，

我又心虚又着急。

方老汉：不能啊……

（唱）俺本是三十多年的老夫妻，

她的为人我全知，

从没有沾人便宜图人利，

她不会这样没羞耻。

方 妻：（唱）他要发现我把猪昧，

定然是揭发不客气

千万不能漏了馅，

我那娘哎，老头子紧查紧问，他要看见这猪，给我吆喝出去，叫我这老脸往哪搁啊！（一想）不行，

（唱）我得把他支出去，

偷着把猪来放走，

也免得自搬石头砸自己。

方 妻：她爹，你在家磨蹭啥，还不赶紧帮助人家找猪去？

方老汉：你急，我比你急哩。吃顿饭就去。

〔汉欲进屋，妻拦。

方 妻：她爹，饭都凉啦。你再到湾边上给人家瞰磨瞰磨去，
我给你热热饭。

方老汉：别热啦，吃凉的吧。（又欲进屋）

方 妻：（着急地）哎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！（猪拱门，汉往回
一跳，妻惊慌）糟啦！八成猪拱了面条子锅啦！

方老汉：屋里这是啥东西？（进门看）

方 妻：嗯……是——啊，我和你说——

方老汉：你——！

方 妻：屋里是个猪！

方老汉：我知道是猪，你办的好，你办的妙，（生气地）你丢
人！你不象话！

〔妻加白：“坏了。”

（唱）你的胆量实在大，
竟敢把猪来昧下，
国家利益你不管，
真真把人活气煞。

方 妻：她爹，你消消气。（扶坐）

方老汉：你说，这是怎么弄来的？

方 妻：是它自己跑了来的。

方老汉：你怎么不送回去？

方 妻：这不，没送回去嘛。

方老汉：你说实话！

方 妻：俺这就是实话。

方老汉：你不说实话，我去揭发你去。

方 妻：我说，我说。

方老汉：快说！

方 妻：你不是丢了猪錢嗎？

方老汉：猪是猪，錢是錢，別乱扯。

方 妻：你把咱那錢都送去啦，俺担心咱二妮结婚的时候，手里没有一个錢也不行啊，我寻思等你回来，咱商量商量……

方老汉：卖了猪顶上款？

方 妻：俺是这么个想法，你愿意咱就办，不愿意咱就算，俺又不是非昧下人家那猪不可。

方老汉：有这个想法就是錯誤。咱掉了錢，咱应当还，咱二妮结婚的时候，咱就是一个錢不花也不能损害国家！

方 妻：……

方老汉：咱这个家和国家比起来，好比大槐树上的一个叶，要
不死贴贴地长在枝上，大风大雨一来，就站不住脚啦。妮
她娘，你怎么这样糊涂啊。

方 妻：妮她爹，这不是猪在这里，你说咋办就咋办，反正我
已经錯啦。

方老汉：真认错啦？

方 妻：嗯！

方老汉：啊？

方 妻：噫！

方老汉：你认了錯就好哇。

方 妻：唉，这不，活了大半辈子，叫咱打了个黑碗。

方老汉：知过改过，还是好样的嘛！

方 妻：她爹，帮我把猪送回去。

方老汉：好！（二人跑至门前欲赶猪）

小 红：（喊上）方爷爷！方爷爷，这錢是你的嗎？

方 妻：錢！小红，你在哪里拾到的？

小 红：俺刚才找猪的时候拾的。

方老汉：你怎么知道是我的呢？

小 红：这不，发票上有大队和你的名字吗？

方老汉：好，小红，你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。

小 红：这算什么，这是俺少先队员应该做的事嘛。

方老汉：
方 妻：（同）还有什么事呀？

小 红：采购员叔叔还有一头猪没找到，俺还得赶紧找猪去哩。

方老汉：红，别去啦！您奶奶找着啦！

小 红：在哪里？

方老汉：在小饭屋里啦！

小 红：奶奶，你真好哇，大伙都没找到，这回让你找到啦！

采购员叔叔得好好谢谢你，我先向你敬个礼！（行队礼）

方 妻：啊！……

方老汉：哈哈……

方 妻：红，来，帮奶奶送猪去！

小 红：好！

方老汉：哈哈……她娘，这就对了！

——剧 终——

两 壠 地

(根据话剧本《月上柳梢头》改编)

原 作：田 犁

改 编：王毓祥

时 間：春天

地 点：山东某农村

人 物：秦老正——生产小队长，五十五岁。

老正妻——五十岁。

俊 海——秦老正之子，团员，二十五岁。

秀 梅——社员，共青团宣传委员，二十三岁。

幕 启：俊海高兴的荷锄上。

俊 海：（唱）太阳落山天将晚，
心中高兴我走的欢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
一片麦地早锄完。

（白）娘，饭做好了吗？我吃完了还有事。（老正妻由下坊门上）娘：饭做……

老正妻：你吆喝啥！俺也刚从地里干活回来。这不才点火来，
忙啥？等着我给你做鱼吃！

俊 海：不吃鱼啦，我吃点凉干粮就行！

（16）